

禮記注疏

冊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

曲禮下第二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義與前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高下之節○奉本亦作疏凡奉至當帶○正義曰此

之節各依文解之○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物有宜奉持之者有宜提挈之物者

各有二處朝服之屬其帶二則高於三深衣之類其帶三則於脇何則然玉藻說

大帶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而居帶之下三分之脇二則帶之然玉藻說

四尺五寸矣人長八尺為限若帶下四尺五寸則帶上無骨者故知深衣之故帶知

朝服等帶則高也而深衣帶下四尺五寸則帶上無骨者故知深衣之故帶知

人恒下也今云提者當帶謂深衣之帶且古執天子之器則上衡也謂高於心彌敬

時掌○上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依注音妥湯果之謂又他於心○綏

執上猶高也○正義曰嚮明常法此以下明臣各為其君上提奉之禮也執持

也故臣為擎奉皆高於心彌敬也此衡謂高心也既有二處鄭云此大夫與

心平明他衡者不與心平也○大夫則綏之者綏下也又降於諸侯故天子為其臣

為奉持器與心齊平也○大夫則綏之者綏下也又降於諸侯故天子為其臣

下於心也○士則提之者上云大夫綏之者綏下也又降於諸侯故天子為其臣

即上提者當帶然凡常提物尚得當帶今為士提物更在帶下者士臣為綏士卑

遠於君故厭降在下故禮云大夫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重慎之也主君升也
之臣不稽首以辟君其義同也

凡執至不克○正義曰嚮明持奉高下之節此辨持奉之容儀也主亦君也
大夫稱主今此言主上通天子諸侯下含大夫為君者故并曰主士則不然克

勝也尊者之器不論輕重其臣執之唯宜重慎器雖輕小而執之恆如實重如
不勝之容也故論語云孔子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聘禮曰上介執玉如重是

也執主器操幣主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重慎之行也尚左手尊左也車

反曳以制反疏尚執主至曳踵○正義曰又明提奉用手足之儀也圭璧瑞玉也
踵支勇反

器在上左尊故云尚左手○謂執持君器及幣玉也若擊奉此物則右手在左下
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行後使踵如車輪曳踵而行之故云車輪曳踵立則

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君臣倏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
列反一音逝佩步內反本或作

珮非倚范於綺反徐其綺反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有藻為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為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

至則襲○正義曰嚮明奉持及手足之儀反藻音早本又作縹琮才冬反
也帶佩於兩邊臣則身宜儻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也身既儻折則所著之佩

從兩邊出縣垂於前也○主佩倚者主謂君也倚猶附也君宜直立則佩直附
倚身而縣垂不出前也臣佩垂者君若直立佩倚於身則臣宜曲折則佩折則

佩不得倚身故縣垂於前也○主佩垂者君若直立佩倚於身則臣宜曲折則佩折則
而佩垂則臣彌曲故佩委於地然臣不發初太曲必待君也言君若重慎折身

授立不跪之義也○執玉其有藉者則垂藻於兩端令垂向於下
藻以承於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於兩端令垂向於下謂之有藉當時有其所

執玉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謂之無衣故云有藉者則人楊也其掩其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朝聘行禮或有執之則人楊也其掩其質充美之時衣謂之無藉者則鄭云此謂執玉之人朝聘行禮或有執之則人楊也其掩其質充美之時至是也○正義曰鄭云此者以經云人朝聘者禮之有執之時或明玉亦有時○注圭璋璋特而襲者是上公享圭以馬享后璋襲以皮馬既不上於堂其上璧唯琮特有圭璋圭璋既襲是寶物不可見必以享物后璋襲以皮馬既不上於堂其上璧唯琮特有圭璋帛而裼者謂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既非帛錦承玉上璧唯用玉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故云璧琮加帛而裼也云亦錦是者非但承玉上璧唯用玉輕亦有裼襲之義此皇氏之說熊氏以爲上明賓介二人爲裼襲圭璋特以帛賓主明賓主各自爲裼襲謂朝時說熊氏璋以爲上明賓介二人爲裼襲圭璋特以帛俱裼亦是也凡執玉天子執國四顧命以朝諸侯寸刻德之用蓋天以下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也以小爲貴又孔安國注顧命以朝諸侯寸刻德之用蓋天以下四寸者方以爲瑞信子男執璧蓋亦刻驗覆之但無以言焉又地宗廟圭以朝之是及祭天地宗廟知者典瑞云王執鎮圭刻以朝日又但無以言焉又地宗廟圭以朝之是及祭天地有執鎮圭則夕月亦當鎮圭尺有二寸伯天子守鎮圭是也注以四鎮之山爲綵飾圭長公執二寸圭故云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伯天子守鎮圭是也注以四鎮之山爲綵飾圭長公執圭九寸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云玉人云圭飾文有纍纍七寸欲其慎行以保身之圭皆長七寸故云玉人云圭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纍纍七寸欲其慎行以保身之圭皆長七寸故云玉人云圭爲躬其文纍纍略義或然也宗伯又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蓋皆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言以爲穀璧男執蒲璧注云蓋皆所以養人蒲大行人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寸是也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知者是聘禮記文其璧則內有孔外有玉其圭廣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云一朝覲之環此謂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也故典瑞前旣陳玉則云一朝覲之環此謂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

也其公侯伯子男既朝王用圭以聘琮以璧相人故璋則小於天子及
后亦然也其二王之小大各如其命數知者玉人以璧琮九寸諸侯享天璧以
享后琮以錦其玉執之夫與明朝天子禮同其享然男子皆以璧享君以降珌璜以
聘其璧侯相琮所執之明相朝天子禮亦當享男子相享則珌璜以知者
是故鄭注小人聘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及男子降其瑞一等璜下其瑞
韋圭廣八寸璧琮八寸以規小天子則藉五采畫之諸侯則三采所以藉玉以
象大夫亦二采故典瑞云五大采五就三就別子男行爲一就又云
瑒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別行爲一大就二就三就別行爲一就然爲
一就也再就也二采亦一就別行爲一大就二就三就別行爲一就然爲
上雜記及聘禮嘉云天子三公卿大夫諸侯皆用白綬其餘鄭注虞書三帛高陽氏
謂朱白倉象三正其後用黑纁其餘鄭注虞書三帛高陽氏
後用赤纁高辛氏之後用黑纁其餘鄭注虞書三帛高陽氏
韋衣於板上以前繫有玉事又以垂飾組繫其上玄纁長尺紉組以下黃爲地
長尺無事則以前繫有玉事又以垂飾組繫其上玄纁長尺紉組以下黃爲地
文曰絢繁無藻藉有二種一以爲章衣木畫之也紉組以下黃爲地
楊襲之義者藻藉有二種一以爲章衣木畫之也紉組以下黃爲地

賓者賤不介不以襲者以威禮不言在已明屈藻合襲也又云上賓介襲執圭又云公襲授

受玉於時圭皆屈藻故授與公執玉皆襲是屈藻之時皆襲又云所謂無藉者襲是也聘禮又云賓出公授宰與玉降立是授玉之禮後乃楊也則云賓楊奉東帛加璧享是有藉者楊凡朝之襲與聘賓與主君行禮皆無藉藻故崔靈恩云初楊也知者以聘禮行聘則襲受享則楊凡主君時其玉皆無藉藻至行享之時皆享主璋特故有藻其餘則束帛加璧既廟有束帛不須藻凡諸侯天子皆享之禮故大行人云公侯伯子男並云廟中將幣三享禮云四當爲三初享或用虎豹之皮其行一享三牲魚腊龜金漆禮云四享者鄭注云享皆以璧帛致之若其臣聘唯行次享三牲魚腊龜金漆禮云四享者鄭注云以異於襲者凡衣之上有體有袍禪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不衣葛其上爲楊衣若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楊藻之謂其爲人則襲則楊襲禮云楊者左袒也楊襲者相因者彼謂各執其物則執龜玉○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者則襲受享者則執其物與此同也

不名家相長妾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世臣父時老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世臣父時老臣姪娣士

同疏 國君至長妾雖有正義曰此一節猶宜有明稱謂之不得呼其名者解之○國君不名卿老世臣姪娣士

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有國家之貴猶宜有明稱謂之不得呼其名者解之○國君不名卿老世臣姪娣士

得呼其名也○卿大夫世婦不名世臣姪娣士

是妻之妹從妻來爲妾也大夫不得呼世臣及貴妾名也然王制云大夫不世爵此有世臣者子賢謂襲父爵者也○士不名家相長妾雖有明稱謂之不得呼其名者解之○國君不名卿老世臣姪娣士

者也有長妾之有子者也當謂娣也故鄭注昏禮云娣不名長妾者熊氏云君大夫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娣也故鄭注昏禮云娣不名長妾者熊氏云君

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 辟天子之者○辟音避本又作避下同 大夫士

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亦辟其君之名不敢與世子同名辟僭傲也其先之

為大○僭作念疏君大夫至同名○此以下明孝子在喪擯者接對賓客之辭也

反倣胡孝反疏君大夫至同名○此以下明孝子在喪擯者接對賓客之辭也

君大夫也天子稱余小子也○自稱曰余小子今敢自稱曰嗣子某此諸侯稱大夫不

敢同天子也稱余小子也○自稱曰余小子今敢自稱曰嗣子某此諸侯稱大夫不

士之子也諸侯在喪之嗣子某臣之子避之也○不敢與世子同名也白虎通云世謂

諸侯之子適子也諸侯之臣為其子作名不避之也○不敢與世子同名也白虎通云世謂

稱世子何繫於君也○注辟僭至為大○正義曰若名子與君世白虎通云世謂

名自比擬於君故云避僭倣也○世子貴不得同則與庶子同不嫌又若其子嫌其

在君之世子前已為名而君來同之此是君重其所由來也是臣先君名昭七年

傳云何為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親之此所名重其所由來也是臣先君名昭七年

同之臣不改也又案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公羊若先生與世子同名亦當然

也諸侯之子不可同天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公羊若先生與世子同名亦當然

孔子云鯉也死是父先死而稱名左氏說穀梁同左氏說許慎云設言死凡稱伯

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死而稱名左氏說穀梁同左氏說許慎云設言死凡稱伯

說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是父先死而稱名左氏說穀梁同左氏說許慎云設言死凡稱伯

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亦同左氏說穀梁同左氏說許慎云設言死凡稱伯

恩猶不然況賢聖乎然鯉也死未滿五十焦氏問案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伯

某甫未必然要五十也但五十直稱伯耳焦氏問案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伯

某既葬稱子耳無言嗣之子某者又案大夫之子當何稱禮也○君使士射不能

曰此避子某耳大夫之子稱未聞案稱嗣子某或殷禮也○君使士射不能

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射者所以觀德唯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以

疾如字本又作疾為疏之曰耦耦貴賤必對故卿與卿耦大夫與大夫耦或

疾如字本又作疾為疏之曰耦耦貴賤必對故卿與卿耦大夫與大夫耦或

疾如字本又作疾為疏之曰耦耦貴賤必對故卿與卿耦大夫與大夫耦或

疾如字本又作疾為疏之曰耦耦貴賤必對故卿與卿耦大夫與大夫耦或

奇餘不足則使士備案大射君與賓耦卿大夫自相耦又有士御於大夫又
司射誓耦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侯是言士得備預為耦故此有使士射之禮
也○不能則辭以疾者士若不能不得云是素餐之辱兼辱君不知所以然者夫
射以表德士既升朝必宜有德不能則云是素餐之辱兼辱君不知所以然者夫
薪詩云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是稱疾之辭也某士名也言己有檐樵之餘勞不
堪射也代耕且疾而云薪者若直云疾則似傲慢陳疾之所由明非假也
然士祿也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是稱疾之辭也某士名也言己有檐樵之餘勞不
為士時經檐樵今猶發動昔日之勞也白虎通云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
也諸侯曰負茲諸侯之疾所以名不復也蓋犬馬茲聲相近其字相亂未知孰是音
有疾曰天子茲諸侯之疾所以名不復也蓋犬馬茲聲相近其字相亂未知孰是音
義隱云天子茲諸侯之疾所以名不復也蓋犬馬茲聲相近其字相亂未知孰是音
耦也憂或為疾○正義曰知非士自射而使言辭耦者熊氏云侍於君子不顧望
若其自射不須云○正義曰知非士自射而使言辭耦者熊氏云侍於君子不顧望
而對非禮也禮尚謙也○不顧望疏侍於至禮也○正義曰謂多人侍而君子有
者當先顧望坐中或有勝己者宜前而不顧望對者論語云子路曾皙冉有公西
尚至而對○正義曰此證問己者宜前而不顧望對者論語云子路曾皙冉有公西
華侍於孔子孔子問四人各言其志而子路率爾先對云願○君子行禮不求
治千乘之國而孔子哂之云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君子行禮不求
變俗本也猶務去先祖之國居他國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
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其法謂其先祖疏君至行○正義曰此一節論臣
子行禮者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求猶務也俗者本國禮法所行也明雖
居他國猶宜重本行故國法不務變之從新也如杞宋之臣入於齊魯齊魯之

臣入於宋各宜行己爲本國禮法也此云不變俗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己本國之俗案鄭答趙商以爲本國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即引此云若人臣出居他國亦不忘本故云不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此不同者熊氏云若人臣出居他國亦然則不求變俗其文雖一但人君定四年封魯因熊氏云必知人君不易舊俗者王制云脩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臣兩義不同熊氏云封康叔於殷虛啓以內商政封唐叔於夏虛啓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案有列於國三代之內喪服爲舊君齊衰三月傳曰三諫不從待放未絕者爵祿尙有列於國熊氏出入尙有詔爲舊國如喪服所云大夫待放之時有詔據去國之後但有列有詔仍行舊國之禮卽夏禮斷取證尸故彼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不黑之屬若祭祀之禮不變卽夏禮斷取證尸故彼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不黑之屬也居喪之處服者殷雖尊貴猶服親親○皆則以尊降服○哭之位者殷上諸事以班高處上服者殷雖尊貴猶服親親○皆則以尊降服○哭之位者殷上諸事悉不改革行之者并結本國俗也然上既舉三條餘冠昏之屬從可知也○謹脩其法而審行之者并結本國俗也然上既舉三條餘冠昏之屬從可知也○謹脩其祖之制度若夏殷是子孫在周者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自祖至孫行其先世之禮是不變俗也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自祖至孫若滅紂奔邾立滅爲俗矣猶不變者爵祿有列於朝謂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反歲也萬物以歲爲朝直遙反下皆同復扶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云反復還同紂恨發反徐胡切反沈胡謁反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謂吉無凶也宗後宗子也疏俗去國至宗後正義曰此以下明在他國而得變至孫也○三諫不從及他事礙被黜出入新國已經三世者則鄭注云三世自祖

出入有詔於國者出入。猶吉凶之事更相往來也。詔告也。去已三世而本國之君猶爲立後不絕。則若有吉凶之事當與本國卿大夫往來出入共相赴告。故云。時爲季氏家廢長立少。故與孟氏相惡。遂出奔邾。魯人證有列位也。臧紇有功。復立其仲異母兄臧爲以守先祀。是有列也。故魯襄二十三年左傳云。臧紇奔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邾大蔡納。請其可買。曰。是家之禍非子之過。買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魯立臧爲以紇防而奔齊。是其事也。○若兄弟至宗後。○此是以納。請遂自爲也。祿無也。已於朝。吉凶不相詔告。而仕新國者宗族兄弟尙在。已吉凶當反還告宗。後大宗忘本。故也。前告國者亦告兄弟耳。然既未仕新國。猶用本國禮也。音義隱。去國云。雖無列於朝。有吉凶。猶反告於宗。後其都無親在。故國不復來往也。隱。去國。

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以故國與己無恩。

疏而反告宗。後者今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以故國與己無恩。

日從新國之法者。唯與新謂已始仕也。雖有宗族相告。已仕新國。而本國無列。無

詔故所行禮俗悉改。從新也。然推此而言。若本國猶有列。詔者雖仕新國。而本國無

得從新何以知。然既云無列。而從新明有列。理不從也。又若無詔。而仕新國。而本國無

國之制。孔子去宋。既久。父唯與明。不與則不從。無列。又若無詔。而仕新國。而本國無

句命決云。丘爲制法之主。黑緣不伐。蒼黃聖人特爲制法。不與常禮同也。○注。卿大夫者。則若爲士。猶卑不得變本也。○君子已孤。不更名。本亦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爲子事父。無貴賤。示。○疏。君。子。至。作。諡。○正義曰。此一節論父沒不可。

禮記注疏四

更作新名所以然者名是父之本國之俗父今已死若其更名似遺棄其父故鄭注云亦重本也言亦者亦上行本國之俗父今已死若其更名似遺棄其父故鄭注作諡者此孤不辨老少唯無父則是也暴貴本為士庶今起為諸侯非一等之位故云暴貴也諡者列平生德行為作美號若父昔賤本無諡而今暴貴造之如似鄙薄父賤而不宜為貴人之父也或舉武王為難鄭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為人父豈能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注子事父無貴賤○正義曰子不得言己昔賤今貴父若賤不宜為貴人之父也

也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言凶公庭不言婦女非其時也疏居喪至婦女○正義曰此一節明行禮各有時之

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宮及葬等禮也此禮皆未葬以前○既葬讀祭禮者祭禮虞卒哭附小祥大祥之禮也○喪復常讀樂章者復常謂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謂樂書之篇章謂詩也禪而後吉祭故知○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

側龜於君前有誅

謂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反側也皆

丁田疏

振書至有誅○正義曰此一節總明臣當預事并明臣入公門當謹敬

不豫慎若將文書簿領於君前臨時乃拂筴去塵也書簿領也端正也誅責也臣有誅者倒顛倒也側反側也龜筴君之卜筮所須也不預周正而來在君前方

顛倒反側齊正則有責罰也○注臣不至視之○龜筴几杖席蓋重素祔絺綌

不入公門

龜筴嫌問國家吉凶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轉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祔單也孔子曰當

暑衣袷絺綌必表而出之為其形褻○重素直龍反注同重苞履扱衽厭冠不入

公門喪此皆凶服也苞或為菲○齊衰苞表反音也○初洽反衽而審反厭於涉反

白表反一音扶苗反齊衰本又作齊音也○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喪在內不得入當先告耳○板字又作版音喪禮下篇曰書贈於方若公事不私

議嫌也○疏謂龜筮至公門○正義曰此以下明臣物不得入○君門者杖也○龜筮者

謂欲驕矜嫌自長○老○棺蓋者緩宜停車蓋也○臣有死於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得

將喪車凶物入也○車比棺為緩宜停車蓋也○臣有死於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得

故亦不宜著○入也○公衾絺綌者衾單也○諸條事皆不得入也○若尸乘以几至廟門

及八十杖於朝則杖得入公門也○注龜筮至形褻○正義曰引雜記證席

蓋是喪車也○輶喪車邊牆也○在公門也○注龜筮至形褻○正義曰引雜記證席

席以爲邊牆也○輶喪車邊牆也○在公門也○注龜筮至形褻○正義曰引雜記證席

者因天子輶通名也○今言諸侯染布爲襦舉士爲例○布而不染車亦不得入云重

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若臣之待放衣裳皆素族既有死罪放公親素服唯公門之理

服入臣則不可引論語證入公門又文王世子公族死肉露見也○苞履至公門○

苞履謂薦蒯之草爲齊衰喪履○公門不單也○親始死孝子徒見也○苞履至公門○

者喪冠也○厭帖無著者○彊爲五服喪所著也○親始死孝子徒見也○苞履至公門○

差次不合也○厭帖無著者○彊爲五服喪所著也○親始死孝子徒見也○苞履至公門○

也○於公門有免此云苞履大功有免經也○如鄭之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

禮記注疏四

熊氏云父之喪不得入上衽大功入公門冠經衰履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履不得入
不杖齊衰又不得入上衽大功入公門冠經衰履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履不得入此厭冠
者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菅屨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
也凡喪屨案喪服斬衰用菅屨杖齊衰用麻屨功以下吉屨無絢
云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其小功以下鄭引舊說云小功以下吉屨無絢
○書方死者此謂臣有死於公宮應須凶具此下諸物並宜告而後入者也書謂
條錄送死者物件數目少如死於人移書也方板也百字以上用方板書之
故云書方也○衰者孝子喪服也○死於人移書也方板也百字以上用方板書之
入公門者臣在公宮而死營凶器所須而不得輒將入公門故須告也然衰之
屬今厭冠苞屨尚不入云衰告乃入者熊氏云上輒將入公門故須告也然衰之
此不入公門者國城之內謂鄉大夫之喪從外來書方板告乃入器須告乃入蓋公謂
既同稱公門又國城之內謂鄉大夫之喪從外來書方板告乃入器須告乃入蓋公謂
門非一或是公之外門及百姓治事之處君許其在內殯及將葬之禮故有明
器書方須告乃入○外門注士喪至七等謂書送物於○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贈衣服之數多通物多則九行少則七行五物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板行衣之數多通物多則九行少則七行五物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廡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
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稅出牲○凡家造才早反無田祿者不設祭器
一本作凡家造器衍字犧賦許宜反養羊尙反一如字
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祭服祭器自假祭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
不斬於丘木○廣敬鬼神也○粥音育衣於既反丘壝○凡家至丘木○正義曰此一節總論
之事各依文解之○凡家造諸侯大夫始造家事也大夫稱家○祭器爲先者崇
敬祖禰故在先犧賦爲次者諸侯大夫始造家事也大夫稱家○祭器爲先者崇

祀賦斂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犧賦○養器為後者養器庫居室大夫飲食器也自
贍為私宜後造然諸侯言宗廟大夫言祭器若無田祿者但為祭服耳其有地大
器者互言也此據有地大夫故得造祭器此言祭器為先者對犧賦養器為先
夫祭器祭服俱造則先造祭服乃造祭器若無田祿者但為祭服耳其有地大
其實在祭服之後○無田至祭服乃造祭器此言祭器為先者對犧賦養器為先
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
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器故禮運云大夫得造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
據諸侯大夫之言也熊氏以禮運天子大夫得造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
先為祭服者若有田祿雖得造器而先為祭服後為祭器耳所以然者緣人形
參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而祭器之品量同官可以出竟恐辱親也
制同既在後○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境注及下同
故營之既在後○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境注及下同
一本作大夫士去國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寓寄也與得用者言
下去國踰竟亦然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寓寄也與得用者言
具反覲疏不踰竟者既明出禮先從重物為始也踰越也此祭器是君祿所造器
音冀疏不踰竟者既明出禮先從重物為始也踰越也此祭器是君祿所造器
今既放出故不得自隨越竟也注云此用至親也無德而出若猶濫用其器是
辱親也隱義云嫌見奪故云恐辱親也此用至親也無德而出若猶濫用其器是
寓猶寄也既不將去故留寄其同僚必寄之者冀其復還得用也魯季友奔陳
國人復之傳曰季子來歸是也○注寓寄至後還○正義曰此解言寄之義也
夫物不被用則生蟲蠹故寄於同官令彼得用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
用不使毀敗冀還復用大夫士義皆然也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

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鞬屨素箴乘髦馬不蚤鬻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

不當御三月而復服言以喪禮自處也臣無君猶無天也壇位除地為位也徹

禮記生疏四

注觀屨無絢之菲也○正義曰知韠是無絢之屨者案周禮屨人屨鳥皆有絢
繅純案韠屨氏無絢之文故知是無絢之菲也云髦馬不翳落也者以其稱
髦馬與童子垂髦同故知不翳落鬣案大戴禮王度記云大夫俟放於郊三
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此踰國三月乃行不同者得玦之後從郊至竟三月之
內而行大夫士見於國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謂見君既拜矣而後見
此禮也○大夫士見於國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
及介君皆答拜○勞力報反注及下君勞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同辟憚亦反下同還辟逡巡也○使色吏反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之禮曰大夫拜入門再拜而先拜之○疏○大夫至答拜○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臣男女
禮曰大夫拜入門再拜而先拜之○疏○大夫至答拜○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臣男女
君者謂大夫士出聘他國君之禮畢而主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大節論君臣男女
辟逡巡也○初至行聘享私觀禮畢而主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大節論君臣男女
而退者辟君之問大夫竟乃云○案聘禮再拜稽首及私覲訖賓出主君送至大門
內主君問聘君之問大夫竟乃云○案聘禮再拜稽首及私覲訖賓出主君送至大門
首公答拜即此○大夫出聘他國君勞之是也○不聘禮無還辟之文者文不備也○
注謂見至答拜○此○正義曰案他國君勞之是也○不聘禮無還辟之文者文不備也○
初行私覲之時已拜主君矣在後始主君勞故小聘大夫為賓士為介聘禮者
證君勞賓再拜之事熊氏以為唯云大夫士謂小聘大夫為賓士為介聘禮者
謂大聘小聘皆然故鄭引聘禮以證之此大夫之聘則還辟不敢答拜者以此經皆
總云大聘小聘皆然故鄭引聘禮以證之此大夫之聘則還辟不敢答拜者以此經皆
先拜賓賓是使臣不敢當禮則還辟逡巡不敢答拜主君之拜○注嫌與至其辱
○正義曰此主君迎拜者謂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故聘禮云
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是也故鄭引聘禮大
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者初入門主君再拜其辱也
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賢疏○大夫士相見至則先拜主人

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也唯賢是敬又士相見禮若先生異爵者謂士則先拜有德之士也謂異國則爾同國則否又士相見禮若先生異爵者謂士則先拜之此則不

必同國也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賤見士見賢遍反下大夫疏而必皆相答拜也正義曰此明禮尚往來也己雖賢德

見己君此二條耳弔所以賓不答拜者己本來為助執於喪事非行賓主之禮故主人雖拜己已不答也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君不答士者

謂士見己君尊不答也○注國君至拜士賤○正義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曰案聘禮士介四人君皆答拜者以其他國之士故也

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自外來而拜拜見也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不臣人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辟音

避音男女相答拜也嫌遠別不相答拜皇云後人以明之○相答拜一本作疏答大夫至相

正義曰辱謂見他國君也故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者謂平常相答拜非加敬也故聘禮賓朝服問卿卿迎於廟門外

再拜是主人必拜辱也士相見禮士見大夫於其入也主人一拜賓退送又再拜熊氏以為同國大夫見己君君拜其辱者前是異國此明同國則主人必先

不拜也○同國始相見主人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君於己士以其賤故

不答拜然聘禮云聘使還士介四人君旅答拜者敬其奉使而還士相見禮士

見國君君答拜者以其初為士敬之故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君於己士以其賤故

士非己尊所加故答之也○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者男女宜別或嫌其不相答